

新约圣经可靠吗？

护教学

我们能否相信新约圣经是对真实事件的可靠记录？我们是否拥有公元一世纪实际写成的文本？

十七世纪，威廉·古格在伦敦黑衣修士教堂布道，花了 32 年时间，讲解了 1000 多篇关于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的讲道。这或许看起来有些过头，但他这样做是因为他和他的会众都相信新约圣经既可靠又与他们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时至今日，情况依然如此。每周，数以百万计的基督徒在成千上万个教会中聆听以**耶稣基督**的生平、死亡和复活，以及祂门徒的工作和教导为基础的讲道。我们能否相信新约圣经是真实事件的可靠记录？我们是否真的拥有公元一世纪时所写的全部内容？

作家们的信仰

新约中有两节重要的经文：**提摩太后书 3:16** 和**彼得后书 1:21**。第一节告诉我们圣经的来源——它们来自**上帝**；第二节告诉我们圣经是如何传到我们中间的——通过受上帝感动的人。当然，就其上下文而言，这两节经文指的是旧约，但这些作者也宣称自己和彼此都得到了上帝的启示。让我们快速考察一些证据。

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说：“不是用人智慧所教导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教导的言语”（[哥林多前书 2:13](#)）。同样，彼得也鼓励年轻的教会要记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我们主救主使徒所传的命令”（[彼得后书 3:2](#)）。译者们处理这些经文中不常见的希腊语形式非常出色；重点不在于使徒们仅仅传达了基督在世传道期间所颁布的命令，而在于他们现在传讲的是基督亲自所说的话。

在彼得的第一封信中，他的措辞更加直白。他声称旧约先知们是藉着“住在他们里面的基督的灵”预言基督的降临，然后他又将注意力转向使徒们，“他们藉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把福音传给了你们”（[彼得前书 1:11-12](#)）。圣灵对先知的意义，也同样适用于使徒；先知的权柄与使徒的权柄是同等的。

保罗挑战帖撒罗尼迦人说：“你们知道我们藉着主耶稣传给你们的命令是什么”（[帖撒罗尼迦前书 4:2](#)）。在同一封信的前面，保罗提醒读者他们最初是如何回应他的信息的：“你们领受了我们所传的神的道，不以为是人的道，只以为是神的道”（[帖撒罗尼迦前书 2:13](#)）。

因为保罗深信他的教导带有神的权威，所以他宣称自己的讲道是真理的标准，其他传道人都可以以此为标准来检验和衡量（[加拉太书 1:6-12](#)）。保罗的福音并

非“出于人”，而是“藉着耶稣基督的启示”而领受的（加拉太书 1:11-12；另见以弗所书 3:3）。因此，顺服保罗的教导成为衡量属灵生命的标准：“若有人自以为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当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哥林多前书 14:37）。

问题出在哪里？

保罗的一些用语让一些人感到困惑。在哥林多前书 7:10，他宣称：“至于已婚的人，我吩咐他们，然而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 保罗的意思仅仅是，关于他所讨论的具体问题，基督已经留下了指示——例如马太福音 19:1-9。另一方面，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7:12 宣告：“至于其余的人，不是主吩咐，是我吩咐。” 他的意思是，关于这个问题，基督并没有直接的指示。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理解第 25 节。第 40 节中的“我想我也有神的灵”这句话，并非是在表达怀疑。保罗要么是在嘲讽哥林多教会中那些自称充满属灵恩赐和智慧的人（哥林多前书 14:37），要么就是在做出肯定的陈述，就像我们肯定某个陈述的真实性一样，比如“我想我知道我在说什么”。

他们的信件是如何被接收的

早期教会领袖们只接受使徒的书信，而不接受其他任何书籍，认为它们与旧约圣经具有同等的权威。

保罗并不希望他的书信只被读一遍就销毁。写给歌罗西教会的信要被读完并传给老底嘉教会；同样，他写给老底嘉教会的信（早已遗失）也要在歌罗西教会宣读（[歌罗西书 4:16](#)）。这位使徒如此坚持他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要被所有人阅读，以至于他要求他们向主发誓，要确保“所有圣洁的弟兄”都听到这封信（[帖撒罗尼迦前书 5:27](#)）。毫无疑问，使徒去世后，早期教会的领袖们只接受使徒的书信，而其他任何书信，认为它们与旧约圣经具有同等的权威。

彼得赋予保罗的书信与旧约圣经同等的权威（[彼得后书 3:16](#)），正如保罗赋予福音书中记载的基督的话语与旧约圣经同等的权威一样。例如，在[提摩太前书 5:18](#)中，保罗引用[申命记 25:4](#)和[路加福音 10:7](#)时都说“经上说”。因此，当我们在[提摩太后书 3:16](#)中使用“圣经”来指代旧约和新约时，我们是在效法使徒的榜样。

基督赋予门徒的权柄

[马太福音 16:18-19](#)（以及 [18:18](#)）的经文常常引发争论，但其含义其实很简单。经文中的应许：“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必须结合犹太教的语境来理解。文士就职时，会领受一把象征知识的钥匙（参见[路加福音 11:52](#)）。文士的职责是解释和应用上帝的律法于具体情况。文士

捆绑一个人，就使他受律法的约束；文士释放他，就使他脱离律法的约束。

同样，主一直在训练祂的门徒，使他们成为祂教导的管家。在[马太福音 16:19](#) 的应许中，祂将他们将来写作和传道称为新约的文士，并应许在这些事工中赐予门徒神圣的帮助。在[约翰福音 14:26](#)，祂给了门徒两个应许：神圣的帮助所带来的理解力和神圣的帮助所带来的记忆力。“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约翰福音 16:13](#) 在此基础上又补充了神圣的帮助所带来的知识：“他还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为了使门徒能够准确地记住基督所说所做的一切，教导基督教会真理之道，并记录未来将要发生的事，基督应许赐予圣灵的帮助。使徒们所写的，其权威丝毫不亚于旧约先知。[启示录 22:6](#) 证实了这一点：“天使对我说：‘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主，众先知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新国际版）

基督自身的权威

[基督在马太福音 5:18](#) 中最清楚地表达了他对圣经权威的信仰：“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

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 后来，耶稣在传道期间，也用同样的权威来证明他自己的话语：“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永不废去”（[马太福音 24:35](#)）。

书面还是口头？

人们通常认为福音书中的记载在大约 40 年间仅以口头传统的形式流传。一位批评家的观点颇具代表性：“无可辩驳的是，在早期，关于耶稣的叙述和言论只有口头记录。”² 因此，人们得出结论，福音书并非我们今天所知的历史。但请考虑以下几点：

把它放下

虽然犹太教拉比和希腊罗马哲学家都偏爱口头教学，但我们知道，他们的学生都会记录所学内容。请注意[路加福音 1:63](#) 中的“写字板”。公务员和其他人（例如马太、撒该以及[路加福音 16:6](#) 中的那个人）也经常使用“笔记本”来记录工作。这是一种早期的书籍形式，由羊皮纸制成，用原始的螺旋装订方式装订在一起。希腊语借用了拉丁语中“*membranae*”一词。这正是[提摩太后书 4:13](#) 中译为“书卷”的词。保罗也使用笔记本。

福音书中记载了耶稣使用的 21 个亚兰语词汇，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耶稣通常用亚兰语教导。艾伦·米勒德教

授评论道：“希腊文本中出现这些外来词的最简单解释是准确的记录。”⁴在希伯来语鲜为人知的加利利，耶稣可能用希腊语教导。一位研究当时犹太拉比的权威人士总结道：“我们自然会认为耶稣的教诲最初是以抄本的形式记录下来的。”⁵

我们并非暗示所有福音书都是门徒们在跟随耶稣时“即兴”写成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些听众会记录下耶稣的教导和比喻。这完全符合我们对公元一世纪巴勒斯坦识字率和笔记习惯的了解。福音书的作者们完全有可能接触到书面记录。

现在就把它记下来！

认为福音书和书信是在耶稣去世两三个世纪后才写成的观点，早已是过时的“学术”了。伊格内修斯

（Ignatius）于公元 115 年左右殉道，他曾将使徒书信和福音书称为“新约”。⁶这与早期教会领袖的普遍观点一致，他们只承认四福音书是耶稣生平和教导的权威。到了公元 150 年，穆拉托里安正典列出了“普世教会”所接受的经卷，其中包括四福音书和保罗的全部十三封书信。⁷

1972 年，一位名叫约翰·A·T·罗宾逊的自由派学者发表了一篇关于新约圣经每一卷书的详细研究，并得出结论：每一卷书都必定完成于公元 70 年之前。

⁸此外，他还谴责了那些假定新约圣经成书年代较晚的人的“纯粹的学术懒惰”，并补充道：“同样令人警醒的是，我们发现现代专家们自信满满地为新约圣经文献确定的许多日期，其实都缺乏依据。”

⁹

我们可以自信地断言，《新约》的福音书和书信是由公元一世纪公认的作者所写成的。

真实叙事

福音书的记载具备所有真实目击证词的特征。以下是三个例子。

福音书中的记载具备所有真实目击证人证词的特征。

腓力告诉拿但业关于耶稣的事，说：“我们遇见了摩西在律法书上所预言的那一位，众先知所预言的，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约瑟的儿子。”（[约翰福音 1:45](#)）二三世纪的任何人不可能凭空捏造出这样的说法。旧约圣经中根本没有提到拿撒勒，犹太人也从未将它与即将到来的弥赛亚联系起来。最自然的介绍应该是“伯利恒人耶稣”——因为伯利恒与弥赛亚有着密切的联系（[弥迦书 5:2](#)）。此外，为什么要说“约瑟的儿子”呢？早在二世纪之前，只有异端才会怀疑耶稣是否真

的是上帝的儿子。对于这些“二世纪的口误”，唯一的解释就是新约圣经准确地记录了腓力当时所说的话。

有一天，耶稣拜访了拉撒路、马利亚和马大的家。约翰记载说：“马利亚拿了一斤极贵的真哪哒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屋里充满了香膏的香气。”（[约翰福音 12:3](#)）作者为何要提及香膏的香气呢？显然，这句话本身并没有什么重要的神学真理可言；然而，提及这一细节却证明了这段记载的真实性。C·S·路易斯曾说过：“编造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来使虚构的场景更具说服力，这是一种纯粹的现代艺术。”¹⁰他补充道：“作为一名文学史学家，我完全确信，无论福音书还有什么其他意义，它们绝非传说。我读过大量的传说，我非常清楚它们并非同一类东西。”¹¹

如果后世的作者想要让读者相信耶稣是上帝之子和生命之主，那么他前往各各他的旅程就显得像是一场灾难。他跌倒在地，虚弱得无法扛起十字架；而且，为什么要编造他在十字架上那看似绝望的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马太福音 27:46](#)）？基督最后一周的许多细节——进入耶路撒冷、受鞭打和钉十字架，以及宣称复活——都让基督徒饱受嘲笑。犹太人感到冒犯，希腊人嘲笑他，罗马人则在墙上涂

鴉一个驴头人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一切又何必编造呢？

除非被证明作伪证，否则证人有权被信任。如果证人的生活品质与其教义所宣扬的高尚道德相符，那么在质疑其证词的真实性之前，我们必须有充分的理由。

石头在哭泣

与旧约圣经一样，考古学不断证实新约圣经历史记录的准确性。

奥古斯都颁布了一项法令

路加福音 2 章中记载的罗马人口普查广为人知。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一些人曾认为罗马皇帝绝不会下令进行“人人都要回自己的城登记”的人口普查。后来，在埃及发现了一份莎草纸法令，这份法令是公元 104 年图拉真皇帝时期罗马在埃及颁布的人口普查令，与路加福音 2 章中记载的奥古斯都的命令如出一辙。当时的埃及总督盖乌斯·维比乌斯·马克西姆斯下令辖区内所有居民返回各自的家中进行人口普查。

彼拉多是谁？

信不信由你，曾有人认为彼拉多并非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因为唯一提及他的记载来自《新约》。然而，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人们在凯撒利亚发现了一块铭文，上面记载着彼拉多建造的一座剧院是为了纪念提

比略而建。虽然石碑的一半已经损毁，但其余部分清晰可见：“提比略，由犹太总督彼拉多奉献”。这块石头在公元三世纪被回收利用，用作改建剧院的楼梯部分。¹³但这还不是全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收藏着一枚由彼拉多担任犹太总督期间铸造的小型青铜币；币面上刻有提比略在位第 17 年的日期，即公元 30/31 年——或许正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年。¹⁴

卢克博士和波利塔克

在保罗旅行的时代，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市政委员会，名称因城市而异；只有当时细致的作者才能准确地记录下来。路加（《使徒行传》的作者）作为历史学家的准确性在 1877 年得到了证明：一块从帖撒罗尼迦建筑废墟中抢救出来的石块，被证实是公元二世纪该城市政领导人的铭文。他们被称为“*polytarchs*”（多位统治者）。这与《使徒行传》17:6 中译为“城里的统治者”的词完全一致。

威廉爵士的最后讲话

关于这些石头，还有很多可以补充的，但还是让学者来做最后的总结吧。威廉·拉姆齐爵士是一位勤于实地考察的考古学家，他一生都在今天的土耳其——保罗游历的土地——进行挖掘工作。他才华横溢，曾获得牛津大学的三项荣誉院士称号，以及来自英国、欧

洲大陆和美国大学的九个荣誉博士学位。他曾任牛津大学和阿伯丁大学的教授，于 1906 年荣获皇家地理学会维多利亚奖章，并且是英国科学院的创始成员之一。同年，他因对考古学的贡献而被授予爵士头衔。

经过毕生作为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艰苦研究，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你可以比任何其他历史学家都更加严苛地审视路加福音的文字，它们经得起最仔细的推敲和最严厉的考验。” 他补充道：“基督教并非起源于谎言；我们能够也应该证明这一点，并为此深信不疑。” ¹⁶

读完这篇文章，你心里是否有一些触动？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或者值得你认真思考的问题？或许，你也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信仰和人生的方向。

如果你愿意，现在就可以向上帝祷告，打开心门，成为祂的儿女。祷告不需要华丽的言辞，只要一颗真诚的心。你可以这样祷告：

天父上帝，

今天我来到你面前，愿意立定心志，宣告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是我生命的主。我愿意离开过去那些不讨你喜悦的生活方式，求你赦免我的过犯。靠着你的恩典，帮助我学习顺服你、爱人如己，活出你所

賜的新生命。求圣灵每天引导我、扶持我，使我一生榮耀你的名。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如果你已經做了這個禱告，願你知道，你並不孤單。信仰的道路需要陪伴和成長。鼓勵你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尋找一間合適的教會，與弟兄姐妹一同聚會、學習和成長。

如果你有任何疑問，或在信仰上需要幫助，歡迎隨時寫信與我們聯繫。我們願意傾聽，也願意與你一同前行。